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七回 金碧峰轉南京城 張三峰見萬歲爺

詩曰：以汝真高士，相從意氣溫。
規中調氣化，動處見天根。
宇宙為傳舍，乾坤是易門。
丹砂授祖氣，同上謁軒轅。

張守成道：「我仙家有五等。哪五等？原來是天、地、人、神、鬼。惟有天仙最難，彼此道高行全，得了正果，上方注了仙籍，卻又要下方人王帝主，金書玉篆敕封過，他方才成得天仙，方才赴得蟠桃大宴。若縱然得道，沒有人王敕封，終久上不得天，只是個地仙而已。」佛爺心裡想說：「此人只說天仙、地仙，不說人仙、神仙、鬼仙，可見他只是個地仙。卻待我來度他一度。」說道：「張大仙，我如今要邀你同往北京，參見萬歲爺人王帝主，討過金書玉篆的敕封來，送你到天仙會上去，你意下何如？」張守成道：「若得佛爺爺慈悲方便，真乃千載奇逢，萬年勝遇。」連忙的拜了四拜，權謝佛爺爺。佛爺爺道：「我和你起身罷。」道猶未了，一道金光，一個佛爺，一個大仙，逕到北京城黃金臺舊基上。有一篇《金臺賦》為證。賦曰：

春秋之世，戰國之燕，爰自召公，啟土於前；傳世至今，已多歷年。慕唐虞之高風，思揖讓於政權；援子之以倒持，流齊宣之三涎。昭王嗣世，發憤求賢；築崇臺於此地，致千金於其巔。以招夫卓犖奇特之士，與之共國而雪冤。於是始至郭隗，終延鄒劇；或盈糧景從於青齊之隙，或聞命星馳於趙魏之邑；智者獻其謀，勇者效其力；儲積殷富，士卒樂懌；結援四國，報仇強敵；談笑取勝，長驅逐北。寶器轉於臨淄，遺種還於莒墨，汶涅植於薊丘，故鼎返於歷郢。內以摠先世之宿憤，外以裨強齊之戰魄。使堂堂大燕之勢，重九鼎而安磐石。乃知士為國之金寶，金乃世之常物；將士重於珪璋，視金輕於沙礫。惟昭王之賢稱重，千載猶一日。是宜當時見之而歎羨，後世聞之而歎息。居者被其耿光，過者想其遺蹟。因酌古而寓情，惜臺平而事熄。

此時已自有二更天氣。佛爺道：「張大仙，你這北京城裡五府六部、六科□三道，大小衙門，你可認得哪一位麼？」張守成道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己能幾人！」佛爺道：「張大仙，還是有相識的？還是有知心的？」張守成道：「相識的不消講他，只說知心的倒有一位。」佛爺道：「是哪一位？」張守成道：「是禮部的胡尚書老爺。」佛爺道：「你怎麼與他知心？」張守成道：「是他少年時節，弟子曾將金丹一粒度化他來。」佛爺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正用著他。」張守成道：「佛爺有何事用他？何不見教？」佛爺道：「是貧僧領了萬歲爺欽旨，征取西洋，兵至撒發國，遇著一個金毛道長，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。手裡拿著一桿旗，只要磨動來變換世界。」張守成道：「豈不是七星旗麼？」佛爺道：「張大仙，你也曉得這個旗的厲害？」張守成道：「弟子曾聞師父們說道：『玄帝爺有一桿七星旗，磨一磨，任你甚麼天將，都要落馬；磨兩磨，饒你是佛爺爺，也要墜雲；磨三磨，連天地、日月、山川、社稷，都要變成黃水，改換世界。』故此弟子知道他的厲害。」佛爺道：「正是這個冤家。」

張守成道：「金毛道長是個甚麼人？敢弄動玄天上帝旗麼？」佛爺道：「因是玄天上帝臨凡，故此水火四將弄出這個喧來。」張守成道：「當今萬歲爺，按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仁威上帝，何不到這裡尋個贏手？」佛爺看見張守成說的話，正合他的意思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知音說與知音聽，不是知音不與聞。我正是為著這些，才相煩大仙到此。」張守成道：「但憑佛爺爺吩咐，弟子無不奉行。」佛爺道：「也沒別的緣故，只要你去見了萬歲爺，取他的真性，前去收服四將。」張守成道：「弟子自去見萬歲爺就是。佛爺怎麼又說道用著禮部尚書老爺？」佛爺道：「張大仙差矣！你豈不聞古人說得好：『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？』」張守成心上明白了，把個頭連點幾點，說道：「曉得了，曉得了！」

好個張躡躡，駕雲而起，竟落到禮部門前來。此時正是二更將盡，三鼓初傳。張守成睜開兩隻眼瞧一瞧兒，只見禮部大門裡共有二□四名巡更的更夫，睡的睡，坐的坐，吆喝的吆喝，走的走。張守成穿的是一領蓑衣，背的是一個斗篷，走到大門外，鋪著蓑衣，枕著斗篷，鼾鼾的就是一覺。那鼾又不是不可的，其響如雷。自古道：「臥榻邊豈容鼾睡。」一個禮部衙門前豈當耍子？打更的都說道：「是哪個這等鼾響？卻不怕驚動了裡面爺爺。」你說道：「是我。」我說道：「是你。」你說道：「不是你。」我說道：「不是我。」大家胡廝賴一場。內中有個知事的說道：「都不要吵，我們逐名的查點一過，就曉得是個甚麼人。」一查一點，全全的二□四名，哪裡有個打鼾的！仔細聽一聽，原來是大門外一個人打鼾。

連忙的開了大門，只見是個道士。一包臭燒酒吐得滿身。身上又都是些爛瘡爛疥，那一股惡氣越發擋不得鼻頭。眾人都說道：「這等一個道士，吃了這等一包酒，睡到這等一個衙門前來。你也不想，禮部祠祭司，連天下的僧道都管得著哩！」內中有個說道：「明日稟了爺，發到城上，教他吃頓苦楚，問他一個罪名，遞解他還鄉。」內中又有個說道：「哥，公門渡口好修行。況且自古道：『天子門下避醉人。』」這個道士也不知他是哪個府州縣道，拋父棄母，背井離鄉，淪到這裡。若是拿他到官，問罪遞解，豈不傷了我們的天理。不如饒他罷休！」內中又有個說道：「殺人須見血，救人須救徹。咱們愚見，不如齊手抬起他來，抬到御道上，等他酒醒之時，自家去了罷。若只睡在這裡，到底明日不當穩便。」眾人都說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內中就走出一個人去，架起他來。一個架不起，添了兩個；兩個也架不起，添了三個；三個也架不起，三個添到九個；九個也架不起，九個添到□二個；□二個也架不起，□二個添到二□四個。

二□四個都架不起，眾人一齊的惱起來，都說道：「好意抬舉他，他越發撒起賴兒來。」內中一個說道：「抽過門拴來，著實的溜他兩下，看他撒賴兒。」內中就有一個果真的抽出門拴來，照頭就打。張躡躡心裡倒好笑，想說：「是這等一門拴，倒不斷送了我這個臭皮袋子。」輕輕的把個指頭兒指著門拴彈一彈。這一彈不至緊，一門拴就打著那個抽門拴的仇人身上。那個有仇的人眼也是見不得，怎麼禁得溜他一門拴？他卻不曉得是張大仙的妙用，只說是哪個人故意的溜他，公報私仇。復手把個門拴一掣，就掣將過來，撲冬的丟到二□五里遠去了。這個抽門拴的原出於無意，不曾提防，可吃的吃他一掌，就打出一個泰山壓頂來。這個手裡也曉得幾下，就還一個神仙躲影，溜過他的這個，說道：「你怎麼打起我來？」那個說道：「我打你？你倒擊頭子溜我一門拴。」一則是兩個人有些宿氣，二則是黑地裡分不得甚麼高低，那個一拳，打個喜雀爭巢；這個一拳，打個烏鴉撲食。那個一拳，打個滿面花；這個一拳，打個葦地錦。那個一拳，打個金雞獨立；這個一拳，打個伏虎側身。那個一拳，打個高四平；這個一拳，打個中四平。那個一拳，打個井欄四平；這個一拳，打個確白四平。那個一拳，打個虎抱頭；這個一拳，打個龍獻爪。那個一拳，打個順鸞肘；這個一拳，打個拗鸞肘。那個一拳，打個當頭抱；這個一拳，打個側身挨。那個一拳，打個閃弱生強；這個一拳，打個截長補短。那個一拳，打個一條鞭；這個一拳，打個七星劍。那個一拳，打個鬼蹴腳；這個一拳，打個炮連珠。那個一拳，打個下插上；這個一拳，打個上驚下。那個一拳，打個探腳虛；這個一拳，打個探馬快。那個一拳，打個滿天星；這個一拳，打個抓地虎。那個一拳，打個火袋攢心；這個一拳，打個撒花蓋頂。到其後，你閃我一個空，我閃你一個空；你揪我一揪，我蹴你一蹴。揪做一堆，蹴在一處。眾人只說是打道士，都說道：「不當人子。」哪曉得道士鼾安穩睡，自家人打自家人。吵了一夜，吵到五更三點，宅子裡三聲梆響，開了中門。

尚書胡爺出到堂上，正要「侵曉入金門，侍宴龍樓下」，只聽見人聲嘈雜，喧嚷一天。尚書老爺吩咐拿過那些喧嚷的來。拿將過來，原來是二□四名巡夜的更夫。老爺道：「你們巡夜的更夫，怎敢在我這門前喧嚷？」眾更夫卻把個道士的事，細訴了一遍。老爺道：「既是個酗酒無徒的，讓他過去就是。」眾人道：「因是支架他不起，故此小的們才喧嚷，冒犯了老爺。」胡爺道：「再著幾個人架起他去。」又添了七八個跟轎的，又架不起去。老爺道：「既是架他不起去，著更夫看著他。待我早朝回來，審問他一個來歷。」自古道：「大臣不管簾下事，丙吉不問殺人人。」一竟就出門來要去。

張三峰心裡想道：「放過了這位老爺，怎麼能夠見得萬歲。」你看他一戰碌爬將起來，把個臉皮兒抹一抹，把個身子兒抖兩抖。眾更夫都說道：「原來一個標標緻緻、香香噴噴的道士。好奇怪也！」那張三峰才拿出個仙家的體格來。甚麼體格？大凡做仙家的，睡如弓，立如松，行如風，聲如鐘。他就三步兩步，走到尚書老爺面前，高叫道：「胡老爺，小道張守成在這裡叩首哩！」老爺一時還想不起，他又叫道：「小道是張三峰，混名張躡躡，曾經奉上一粒丸藥，孝順老爺來。」這道士把一席的話，撮攏來做一句說了，胡爺就兜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張三峰高士。」為甚麼這老爺認得他，就叫他一聲高士？當原日老爺未進龔門之先，得了一個半身不遂，百藥無功，吃了老大的驚嚇。後來之時，遇著這個張三峰。張三峰認得老爺是個天上星宿，不敢差池，奉上一粒金丹，一服而愈。老爺道：「多虧你妙劑，無物可酬。」張三峰說道：「目今不用酬謝。直到相公明日做了當朝宰輔，紫閣名公，那時節叫一聲我張三峰，我貧道就榮於華袞。」老爺彼時節就說道：「貧賤之交不可忘，怎麼說個只叫你一聲？」老爺是個盛德君子，久不忘平生之言，故此說出個張三峰來，他就肯認他，就叫他聲高士。張三峰說道：「自從老爺榮任以來，已經三二〇載，貧道不曾敢來渾擾。今日特地來到京師，磕老爺一個頭。」老爺道：「我如今要去早朝，高士，你且坐在廂房裡面，待我回來請教。」張三峰道：「實不相瞞老爺說，貧道正要去見萬歲爺。老爺肯替貧道先奏一聲麼？」老爺道：「我就去奏！」老爺一邊行著，一邊吩咐看馬來，張三峰騎著，老爺走進朝去。只見：

百靈侍軒後，萬國會塗山。
豈如今睿哲，邁古獨光前。
聲教溢四海，朝宗引百川。
鏘洋鳴玉佩，灼爍耀金蟬，
淑景輝雕輦，高旌揭翠煙。
庭實起王會，廣樂盛鈞天。
既欣東戶日，復味《南風》篇。
願奉光華慶，從茲萬億年！

老爺進了朝，百官表奏已畢。老爺獨自奏道：「臣啟萬歲，朝門外有一位大羅天仙，口稱願見聖駕。小臣未敢擅便，特請聖旨定奪施行。」萬歲爺一則是重胡爺平素為人，言不妄發；二則說是大羅天仙，也是難見的。龍顏大悅，即時傳出一道旨意，宣他進朝。

張三峰聽見宣他進朝，整頓衣衫，來見萬歲。萬歲爺看見他鶴髮童顏，自有一種仙風道骨，飄飄然有超世之表，昂昂然有出塵之姿。聖心歡喜。張三峰照依五拜三叩頭，連呼三聲萬歲。萬歲爺金口玉言，叫上一聲道：「大羅天仙。」張三峰在下面連忙的叩頭謝恩。為甚的就叩頭謝恩？書上說得好：「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。王言如綸，其出如淳。」萬歲爺金口玉言，叫了他一聲大羅天仙，就是敕封了他做大羅天仙，張三峰就實受了大羅天仙之職，故此叩頭謝恩。這都是佛爺爺的妙用。張三峰無任之喜！

萬歲爺道：「仙家何不深藏名剎，煉性修真？今日來到金鑾，有何仙旨？」張三峰道：「貧道得聞萬歲爺『視刀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』，故此特來恭叩天庭。」萬歲爺聽見他說出這兩句書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道士原來是個三教弟子。」心上愈加歡喜，說道：「朕深居九重，居隱未悉，不知閭閻之下，有多少啼饑號寒的，焉得不『視之如傷』。」張三峰道：「堯仁如天，舜德好生，萬世之下，誰不欽誦！今日萬歲言念及此，社稷蒼生之福。即堯舜再生，不過如此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人生在天地之間，怎麼能夠脫離得這些苦難，就是好的。」張三峰道：「樂因樂果，苦因苦果。這些人都是些苦因苦果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假如你出家人何如？」張三峰道：「貧道這些出家人，都是些樂因樂果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說你們出家人的樂來，與朕聽著。」張三峰道：「貧道出家人，心不囿濁，跡不彰顯。朝暮間，黃梁一盂，苜蓿一盤，既適且安。有時而披鶴氅衣，誦《黃庭經》。蝸篆鳥跡，心曠神怡。有時而疑坐，存心太和，出入杳冥。有時而為九衢〇二陌之游，水邊林下，逍遙徜徉。或觸景，或目況，或寫懷，或偶成。出其真素，以摠幽懷。與風月為侶，不亦樂乎！」

萬歲爺道：「你說他們眾人苦的與朕聽著。」張三峰道：「農蠶的，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穀：這不是苦？讀書的，三更燈火五更雞，鐵磨磨穿沒了期：這不是苦？百工的，費盡工夫作淫巧，算來全不濟饑寒：這不是苦？商旅的，戴月披星起，涉水登山過：這不是苦？為官的，四鼓擊鼓起著衣，午門朝見尚嫌遲：這不是苦？就是萬歲爺，為國而晚眠，唸書而早起：豈不是苦？」萬歲爺道：「這些話兒也都說得是。卻怎麼就能夠免得這苦？」張三峰道：「為人要知止知足。有一曲《滿江紅》的詞兒說得好：

膠擾勞生，待足後，何時是足？據見定，隨家豐儉，便堪龜縮。得決濃時休進步，須知世事多翻覆。漫教人白了少年頭，徒碌碌。誰不愛黃金屋？誰不羨千鍾粟？奈五行不是，這般題目。枉費心神空計轉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不須採藥訪蓬萊，但寡慾。

又有一曲《水調歌頭》說得好，說道：

富貴有餘樂，貧賤不堪憂。那知天路幽險，倚伏互相酬。請看東門黃犬，更聽華亭清唳，千古恨難收。何似鷗夷子，散髮弄扁舟。鷗夷子，成霸業，有餘謀。致身千乘卿相，歸把釣魚鉤。春晝五湖煙浪，秋夜一天明月，此外盡悠悠。永棄人間事，吾道付滄州。

似此知止的便不恥；似此知足的便不厚。」萬歲爺道：「這個知足的事，也是難的。」張三峰道：「若不知足，就是萬歲爺，也難免著一旦無常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也難道就一旦無常？」張三峰道：「萬歲爺今日轉進宮中之時，有膳進不得，有袞龍穿不得，也就是一個小無常。」萬歲爺聽見他說出這兩句話來，龍顏大怒，著錦衣衛校尉把這個道士打將出去。龍袍一展，聖駕轉宮。此時張三峰已是得了萬歲的真性，掣身回來，取出一個小小的藥葫蘆兒，付與佛爺爺。佛爺爺得了，不勝之喜，一道金光，竟到西洋撒發國寶船之上。

卻說寶船上看見國師老爺封了門，入了定，這些內相都心上有些疑惑，都說道：「這國師敵不過道士，沒有面目見人，故此封了門，包羞忍恥去了。」有個說道：「雖則是包羞忍恥，卻不餓壞了人麼？」又有個說道：「女人家禁得三日餓，男子漢禁得一七餓，哪裡就會餓壞了他？」內中只有馬公公又快，氣又歹，就認是真說道：「國師若有些甚麼不測，我和你轉南朝的事就都假了。不如趁著這個時候，請出他來，做個長處還好。」侯公公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和你搶門而進，有何不可？」這正叫做內官性兒一窩蜂，一聲撞門，果真的蜂擁而去，把個佛堂上的封條先揭了，又把個禪堂上的封條後揭了。四個公公剛跨得一隻腳進去，只見裡面站著四個七長八大的漢子，都是一樣的三個頭，都是一樣的六隻臂，都是一樣的青臉獠牙，硃砂頭髮，都一樣的口似血盆，牙似削拐，齊聲喝道：「是甚麼人敢進這裡來？」這一喝不至緊，把四個公公一個一筋斗，跌翻在禪堂裡面，三魂渺渺歸陰府，七魄茫茫赴九泉！

虧了非幻禪師看見四個公公跌翻在地上，連忙的走近前來，飛上一道還魂符，送上一口受生丹，卻才醒了一個又一個，醒了一個又一個，都說道：「怎麼就錯走了路頭，走到陰司鬼國裡面來了？那神頭鬼臉的好怕人也！」非幻禪師說道：「列位公公為何到此？」馬公公卻把個猜疑的事，細說了一遍。禪師道：「列位差矣！俺師父自從見了萬歲爺之後，顯了多少神通。俺師父自從寶船離京之後，經了多少兇險。饒他就是王神姑七〇二變，也脫不得俺師父的手。莫說只是這等一個道士，豈可不奈他何！就封上門含羞忍恥去了？」眾公公道：「是我們一時之錯。」非幻道：「你們請出去罷。」眾公公離了禪堂，走到佛堂門外。馬公公說道：「禪師老爺，你千萬指引咱們一條陽路，咱們還要到閻間過得幾年哩！切不可指我到陰路上行，就壞了你出家人的陰鷲。」非幻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人不欺心終得命，不消半晌便還魂。列位公公，只管放心前去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迎面一個人喝聲道：「咄！」這一聲喝不至緊，就把四個公公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雲中，只說又是那個三頭六臂，青臉獠牙的鬼打將來。看了一會，原來是征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。四個公公認真了，卻才放心來。馬公公道：「金將軍，你

來此何幹？」金天雷說道：「奉元帥軍令，特來問候國師。」馬公公道：「怎麼今日就來問候國師？」金天雷說道：「國師封門，今朝已經七日，圓滿了。」馬公公道：「咱們只在禪堂裡面跌得一跌，就是七日哩。」金天雷道：「老公公，你豈不聞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之事乎？」馬公公道：「咱們才在禪堂裡面出來，並不曾看見個國師的模樣。」非幻道：「你們說是不曾看見家師，這如今嘍也嘍唸經的是哪個？」金天雷是個莽撞將軍，一逕跑到禪堂裡面，只見逼真的是一個國師老爺坐在那裡唸經。

金天雷看見國師老爺的金面，又不敢進去，又不好回來，只得雙膝跪下，稟道：「末將金天雷奉元帥鈞令，特來問候國師老爺。」國師道：「連日軍務何如？」金天雷道：「連日金毛道長百般討戰，元帥專候國師，未敢擅便。」國師道：「金將軍，你去拜上元帥，作速點齊五□名鉤索手，今日要立馬成功。」金天雷道：「既承國師老爺吩咐，莫說只是五□名，就是五百名，五千名，五萬名，都是有的。」國師道：「也不須許多。你先回去，貧僧即時就來。」金天雷回話，恰好的金毛道長又來討戰。國師旋一旋圓帽，抖一抖染衣，搖搖擺擺走出陣去。那金毛道長一見了國師，就高叫道：「好僧家，你還不退兵？你還不知道我的厲害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說個甚麼厲害不厲害，各人收拾些罷。」金毛道長大怒，說道：「你又把個大言牌來捱我麼？我也不和你閒講，只是磨旗。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拿起個旗來就磨。

畢竟不知這個旗磨得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